

师兄去哪儿

那谁家那只曜 著

下

BROTHER
WHERE TO GO?

昨日已嫁他人妇，
今朝何颜再见君。

集齐三个逆徒的

神秘师父究竟是谁

兄弟情，灭门恨，层层交织

后宫暗藏汹涌，朝堂危机四伏

昔年竹马远征归来，一纸婚约再起波澜。

身世，因果，冤冤相报

储位之争愈演愈烈，阴谋陷害接踵而来

暴风已至，山雨欲来……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RY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014034463

I247.57
3320
V3

去哪儿

下

BROTHER

WHERE TO GO?

那谁家那只曜
著



I247.57
3320
V3



北航

C1714726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第五十一章
一纸前朝谜团引
BROTHER
WHERE TO GO?

辛夷不知道这一觉究竟睡了多久，只觉得醒来的时候，搭在额头上湿答答的毛巾，让人十分不舒服。

辛夷歪头看看，只见沐方锦一人坐在不远处的桌前，对着卷宗写写画画，时而抬头瞟她一眼。二人视线相交，沐方锦也委实一愣，随即赶忙起身快步走来，坐在她床沿，“你醒了？感觉如何？”

“头上的帕子拿走……重。”

沐方锦松了口气，伸手将帕子取下，而后又用手背试了试她额头的温度，“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头疼得厉害。”她的声音带些沙哑，嘴唇干得厉害，“我睡了多久了？”

“没有很久，一天而已。”他见辛夷挣扎着要起身，连忙将她扶起，“在床上躺了一天，也该头痛了……”此时清尘走到他跟前，手里端着一杯温水。沐方锦将水杯拿在手里，喂去她嘴边，“来，先喝点水润润。”

辛夷伸出手想要自己接过，却见自己几个指尖的位置裹着绷带，泛着隐约的痛意。“这是……？”

“还不是昨日你闹的，指甲断了，还流了血。”沐方锦最终还是把杯子给了她，“自己小心些，别碰疼了。”

辛夷抿了口温水润了润喉咙，这才道：“哪有那么娇贵，随意养上几天也就好了。”她说着眼低了眸子，再没了后话。装着珠儿骨灰的小袋子依然被她自己攥在手里，辛夷鼻子一酸，眼见又要落下泪来。

“辛夷，逝者已矣，这日子还要继续活下去。我已经吩咐冀州那边的家仆，让他们都搬到冀州城里去住……若是不肯，就勤去照看着。”他说到这儿，顿了顿，“要不然，将他们都接到京城来？”

“我原就是这样想的。”辛夷用手背抹了抹眼角，“但如今珠儿不在了……佩兰怕是不舍得将她孤零零的一个人丢在那儿……”

沐方锦缓缓地点头，“也好，那过几个月，等新年的时候，你若回去，再与他们商量商量。”他说完，见辛夷缓缓点头，又将她递来的空杯接过，“先吃些东西吧，粥已经热了，或是你想吃些别的，我这就吩咐人给你去做。”

“吃不下。”辛夷说着，泪水又盈了眶，忽而轻笑一声，眼泪顺着脸颊流了下来，“你知道吗……一提到吃，我就想起珠儿那个小吃货……她最贪吃了。大师兄买的两斤栗子糕，几乎都是被她吃掉的。吃完后，又吵着要大师兄……再多给她带些点心糕饼之类的吃食。”说着说着，她的语调发颤，又哽咽了起来，“说来，我还欠她京城的玫瑰酥呢……”

听到这儿，沐方锦也将眉头拧了拧，“你就别再想了……”

“可是我忍不住。”她转头看向沐方锦，眼见着两滴泪水擦过脸颊，落在被子上，传来轻微的响声。“越是这样……我越忍不住去想她。”

他见此，只能默默无言地伸出手来，用指尖抹去她眼角的泪。

“现在想想看……全天下，怕是没有比我更不像话的姐姐了。”辛夷一边说，一边自己伸手擦脸上的泪，“和一个小孩子斗嘴，还和她抢吃的，故意惹她哭……二师兄，你说，我是不是很不像话？”

沐方锦摇摇头，“你是个好姐姐，你别想太多，人死不能复生……你这样熬坏了身子，反而无益。还不如健健康康的，以后继续照顾你的弟弟妹妹才好。”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指拂过她的眼角和侧颊，温温柔柔的。

“大师兄……他怎样了？”辛夷犹豫许久，终于还是将这话问了出来。

沐方锦的动作不自然地一滞，手悬在半空竟怔了一会儿，半晌他才收回了手，答道：“还好。”

“还好……是如何？”

“好端端的，怎么又说起他来？”沐方锦蹙着眉头，“我看那日……你分明是怪他的……若是他惹了你，不想也罢。”

辛夷摇摇头，“我从一开始就明白，他本没错，反而是我过分了些。”她说到这儿，抬头看看沐方锦，“过一阵，等我、等我不再这么激动的时候……或许该向他道个歉。”说着说着，她缓缓地低下头去，“他一直那么照顾着我，一直爱护着

珠子，当时他一定也是尽了心力的。”

“你若真能这么想也好，如今你身子虚弱下不得床，你的心意我会替你转达给他的。其实，鸣雁的状况与你好不到哪儿去，两日来他着实消瘦了不少，也是忧心自责的缘故。若是鸣雁听你这么说，定然能恢复许多。”

辛夷听罢，默默不语。

“那你呢……你也得乖乖地将身子养好了，别再闹小孩子脾气了。”他回头看看桌上，将小瓷碗端了过来，“粥已经凉温了，再不喝就要凉了。”他十分体贴地用羹匙舀了一勺粥，作势就要喂给她。

她躲了躲，“还是……还是我自己来吧。”辛夷显然有些不适应，终究还是开口委婉拒绝，“我是指甲断了，又不是指骨断了，我自己来……你……二师兄你还是回书房去工作吧。”

“不成，好歹得陪着你。”沐方锦又看了看她，末了垂下眼去，“家里发生这么大的变故，身边没个人怎么行？”

“但……清尘伺候我便够了。”

“她哪里比得上二师兄贴心。”沐方锦忽而笑了，笑得辛夷心尖儿微微一颤。不小心喀嚓一下咬住了瓷勺，硌得牙疼。

辛夷赶忙垂下眼帘，匆忙吞了几口粥掩饰过去。吃了几口，她才抬起眼来瞟瞟他，“那……那你每日的公务，难不成要像今日这般……都、都挪到我的房里吗？”

“自然。”他嘴角荡漾出浅浅的弧度，“若是你觉得吵，我待你睡下再弄也成。”

“我……我没你想的那么……”她刚想开口辩驳，抬眼却撞上沐方锦投来的不信任的目光，最后只得垂下头去，“好吧。”

“乖。”

她低下头去，忍着鼻子中的酸涩，一个劲儿地朝自己的嘴里一勺又一勺地塞着粥，沐方锦伸出手来，揉了揉她的脑袋，直到揉乱了她一头没有盘成发髻的青丝。

一晃便是五天的光景，虽然此事给辛夷的打击甚大，好在身体渐渐地恢复了。这五天，她一直都没有见过雍鸣雁。

听沐方锦说，雍鸣雁这些日子都将自己关在房间里，不论是谁都避而不见。

辛夷并非是不理智的人，这几日她想得透彻，医生也并非万能，也有治不好的病例……只不过……这是当局者迷，道理谁都会说，若真碰上同样的遭遇，又有几个人还能保持冷静呢？

她总想找个机会，与雍鸣雁好好道个歉，每次都走到他房门口了，又退了回来。

如今，辛夷……竟是有些不敢与他相见了。

想得是好好的，可难保不会像前些天一样，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或是说……见了面，又能与他说什么呢？

雍鸣雁虽然“捉住”了师父，但已是没有心绪再追问有关他的事情了。师父在京中又停留了数日，也到要离开的时候了。

是夜，仿佛沐方锦有什么话要与师父单说，便独自去了书房，辛夷自己觉得无趣，便踏月出行，权当散心。

廊庭几转，院落中竟徘徊着一个人影。月华流转，他淡青色的衣裳下落下明暗斑驳的痕迹。他仿佛意识到辛夷的存在，回头望去，双眸炯炯，眉头微蹙，仿佛有烦恼郁结于胸而不得发。

几日不见，雍鸣雁同样消瘦了不少，见是辛夷，他微微一愣，而后垂下眼去默默不言。

辛夷走上前去，也同样垂着头，小声地说：“大师兄……前几日是我不好。”

他只是一个劲儿地摇头，“你当日说得没有错，这桩事与我脱不了干系，珠儿的死，诚然是我的错。”他说到这儿，微微一顿，“这些日子你还好吧？”

少女顺从地颌首，“亏得有二师兄照顾着……”她挑眼看看雍鸣雁，“反倒是大师兄这几日仿佛清减了不少。”见他依旧拧紧的眉头，辛夷也有几分疑惑，“大师兄你今日怎么了？怎么一直皱着眉？有什么事吗？”

他的拳攥得死死的，忽而放开了。雍鸣雁深吸了一口气，仿佛下了很大的决心，“我……怕是不能再留在这儿了。”

“……为何？”辛夷一愣，抓了他的袖口追问：“大师兄何故要说这种话，难不成在这儿住着不顺心吗？我见你和二师兄兄弟感情十分深厚……怎么，怎么好端端地说得跟再也不见了似的？”

“嗯。”他竟真的应了一声，“再也不见。”
直觉告诉她，今日的大师兄着实反常到了极点。“那、那凡事总要有些理由吧？”

“你若想知道理由，想必……明日他便会跟你说明的。”雍鸣雁说着，将辛夷的手握住，从自己的衣袖上拽下，紧紧地攥着，甚至让辛夷感觉微微发疼。

辛夷看看他抓着自己不肯放松，自己试着抽回来，却无果。只得抬眼望去，却见雍鸣雁竟一直盯着自己看，眼神熠熠，璀璨如星。“大师兄……你、你今日是怎

么了？”

“你不必害怕……我只是有话想对你说。”雍鸣雁的脸上没有什么十分明朗的神色，眼神中的意蕴隐藏在额发的阴影下，让她看不分明。

他微微垂下眼帘，缓缓道：“我知道，今日的话，时机不对，场合也不对……我不该在此时对你说这些。但……辛夷……我……我只怕今日不说……以后便再也没有机会与你说了。”

她一愣，她好似在雍鸣雁的语气中读懂了什么，“大师兄……什么叫以后没有机会说了？难不成……难不成你以后连我都不见了么？”

雍鸣雁垂下头来，苦笑一声，缓缓地摇摇头，“你可知我要对你说什么呢？”见辛夷抬头盯着他，眼神迷蒙半刻不说话，嘴角染上些许温柔。那种温柔和恬然，仿佛是看她吃肉包子的时候、在听她讲自家弟弟妹妹的时候……或是，在中元夜里，手拉着手一起走过街市时，相望的那一瞥。

辛夷另一只手揪住了衣摆，而后垂下眸子，不发一语。

她感觉下颌被雍鸣雁使力轻轻挑了起来，迫使她迎上雍鸣雁的那双夜光潋潋的眸子。“辛夷……你好好听着，我喜欢你。说不上是从第几次见面开始，就发现我、我当真是已经动了心。你是我这一生……这一生第一个真心喜欢的女子……”

听得这话，辛夷心中一慌，连忙抽回自己的手，下意识后退了半步，“大师兄你……唔！”自己话还没说完，手腕被雍鸣雁猛然一拉，硬是被他圈进怀里。而后，雍鸣雁低下头，用自己的唇硬是将她后面的话全都堵了回去。

瞧得出，雍鸣雁并不擅长这样的事，显得格外生涩，放肆的舌尖还未等与她的交缠，便先被她着力咬了一口。腥涩的味道弥漫在唇齿间，竟带着别样的诱惑，两人唇齿厮磨了一会儿方才渐渐停下。雍鸣雁的额头与她的相抵，两人呼吸中都带着彼此的味道。

“辛夷，虽然这个时候，这话不该对你说，但……我不想留下遗憾。”他喃喃地说着，伸手紧紧地揽住她的腰身，仿佛稍微松懈，她就会凭空消失似的。

“我知道……我知道，你不会选择我的……故而这个时候对你告白，不会让你为难。”

辛夷的心仿佛被狠狠地一揪，疼得厉害。“大师兄……为何偏要这么说……”

“因为我知道……不论如何……此生我都不会让你陪在我身边，就当是我自私吧……辛夷我喜欢你，这话我在心里憋了好久好久了。其实早就该对你说的，可我知道这话我不能说。我害怕……我害怕你会有同样倾慕我的可能。”他缓缓地摇摇头，手掌轻柔地抚着她的背、脖颈、脑后，最终揉乱了她的长发，“寻常女子所期

盼的安定生活……我注定无法给你，所以……我宁愿我对你说的一切都是我的自说自话。”

“雍鸣雁……你在说什么……”

回答她的是雍鸣雁长长的沉默。二人的额头贴在一起，辛夷只能瞧见他微微合上的一双眼睛。雍鸣雁一直都没有说话，就这样将她抱在怀里，紧紧地。

“我喜欢你，没有半分虚假。但是我喜欢你，终究是我一个人的事情……我要承担的事情太多太多，不想拖累你一辈子。辛夷，你要记着，这世上有一个叫雍鸣雁的男人一直、一直地喜欢着你，而你……万万不可对他动半分真心。”

雍鸣雁微微将她松开了一些，转而揽在怀里，这距离近到辛夷仿佛能听到他胸膛里有力的心跳声。

“辛夷，我要走了……最后，让我抱抱你。”

“为什么要走……雍鸣雁你到底在躲什么？”辛夷一把攥住他的衣袖，“不行，你不能走。我不管，你刚刚自说自话了那么多，你今天看起来太奇怪了……你要走，总得先跟二师兄说一声再走！”

“没有必要了。”雍鸣雁垂眼看着她攥住自己袖口的手，轻柔地抚摸她脑后的青丝，“辛夷，你只管告诉他……我与他近二十年的兄弟情分，自此断绝。”

“你——唔……”辛夷刚要追问，却只觉后颈一阵钝痛，而后便什么都不知道了。

辛夷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日的清晨。除却后颈依旧有些发疼之外，并没有什么不适。

这次来给她诊脉的是重轩。重轩为她切过脉，道了句：“没什么大碍。”就没了后话。

辛夷看了他几番，终究还是开了口，“二师兄呢？”

“上朝去了。”

“……那大师兄……大师兄呢？”

重轩深深地吸了口气，垂下眼来无奈道：“走了。”

辛夷的心忽而一颤，“你说什么……他、他真的走了？！”

“你问我？我还想问你呢。”重轩看看她，“鸣雁昨晚最后是与你待在一起的，到底是怎么回事？”

她伸手摸摸自己的后颈，“我若知道就好了……莫名其妙地与我自说自话了那么久，最后、最后仿佛又说与二师兄……要与二师兄断绝兄弟情分的话。我本也将他留下来，等见了二师兄再说，可是我……到底还是被他打晕了。”

人的。“你说……你说此事还与方锦有关？”重轩眸子一闪，“他当真是这么说的？！”

辛夷不住地点头，“师父……你说他到底是怎么了？究竟是出了什么事？怎么竟跟二师兄有关联？他们的关系不是一直很好的吗？”

重轩垂下眸子略一沉吟，“他可能是知道了什么。”

“……什么？他、他知道什么了？”

“关于当年……雍家灭门的事。”他缓缓道，转头看了看辛夷，“你不知道也是正常，你不是前几个月才来的吗？十七年前的事情，你自然不会知晓。”

“雍家灭门，我……我曾听他无意中提起。”辛夷呼了口气，“究竟是谁做的？”

“除了皇上派的人，你觉得还有谁能有这种能力，能置镇国大将军全家于死地？”重轩缓缓道，“这些年，他一直伺机想要报仇，苦于并不知道当时事实的真相。他游历四方，就是想弄清楚十七年前，究竟是哪些官员怂恿皇帝将他全家斩杀的。”

早知他居无定所，原来竟是这个缘故。

“你也看出来了吧，他有些武功底子，可并不精练。我一直不让他知道真相，是想保护他。我从他四岁的时候开始带着他教他医术，也是为了让他在有一颗医者仁心，放弃心中的仇恨，但是……”他说到这儿，叹了口气，“找皇上寻仇，不管这仇能不能报，身死都是一定的。”

辛夷抽了口气，整颗心都被攥紧了似的，令她无法呼吸。武功底子……辛夷第一次为他看的手相，手中有老茧……可不就是因为时常拿着武器练习的缘故吗？！

她忽而明白昨日他那句“以后没有机会”是什么意思了。雍鸣雁分明全都明白，此次一别……就是打定心思朝死路上走。

“师父，你能将他找回来吗……”

“他跟着我这么多年，就像是我亲生儿子一样……我怎么可能不管他。”他轻轻地叹了口气，“我一会儿便出发去找他，虽然，不知道能不能将他找回来……”

辛夷默默地点了点头，又开口问道：“师父，我有一事仍不明白，那既是要寻仇，又和二师兄有什么关系？为何……为何说要断绝与他的兄弟情分呢？”

“你还记得你在羊角山找到的我的住所吗？”

“那个小屋？”

“我听方锦说，你从夹层当中找到了一封信。”他眉头一蹙，“难道你没有仔细读过？”

她有些不好意思地摇摇头，“那些字……我、我认不清楚……只知道写信的人是沐持端……呃，二师兄的父亲？”

“对。”重轩拧着眉头回答，“那封信，正是沐持端污蔑雍鸣雁父亲雍大将军的，而后……推波助澜，上谏皇上要求惩处雍家的奏表。”

她的身子随之怔住，“也就是说……当年雍家的事……沐方锦他父亲也、也参与了？”

重轩缓缓地摇摇头，“是想参与，可那封信被我扣下了并没有交给皇上……也就是为什么那封信会在我住所里出现的原因。”

“既然如此……难不成大师兄已经看到过这封信了？”辛夷仔细一想，又一怔，“等等……师父！你怎么知道这封信是我……是我翻出来的？”

“我是听方锦说的，当时你们进屋之后，你去屋内四下探查，发现了这封信，你的举动被旺财发现了。等你睡熟后，将那封信取了出来，然后一路带回了这儿。”

重轩见她将眉一蹙，继续道：“后来这封信就一直压在方锦的书房里，他这次见我来了，才想将信给我看一看究竟是怎么回事……”他长长地呼了口气，“其实，方锦对十七年前的变故也是一无所知。他只是觉得落款是自家父亲，笔迹也能对得上，就想问问我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若是这样看来……想必他一定已经看过了那封信，要不然……也不会对我说那些话了。”辛夷攥着手中的被角，轻轻地揉扯，“师父，你仿佛很清楚当时的事情？到底雍家是怎么一回事？”

“所谓狡兔死走狗烹，大概就是这个道理。雍家是跟从着当今皇上打天下的……到了最后，到底还是家破人亡……”重轩说着，站起身来没有再看着她，“雍鸣雁是雍大将军的么子，也是这雍家本家宗族的最后一条血脉。我得去找他了，在他还没有做出傻事前找他回来。”师父说罢，转身便要离开，可走到门口，还是站住了脚，“对了，至于你与方锦便相互照应着，你若入宫伴君，定要仔细小心为上。”

“是。”她点点头，“那师父你可定要找大师兄回来！”

“嗯。”重轩应了一声，转头便出门而去了。

辛夷目送他离开，下意识地揉了揉自己的后颈，刚想再躺下休息一会儿，忽而倒抽了一口凉气。她赶忙翻身下床，跌跌撞撞地追出门去，可这时哪里还有师父的身影。她赶忙叫清尘跑着去追重轩，想要将他追回来，可此时重轩已经出了西府，再找不到人了。

她穿着单衣，也不好出去，听得这消息，只得关上了门，而整个人倚在门框上，越发觉得这事情仿佛还有更深的一层。

先前以为重轩只是个神神道道的老神棍，十七年前的事情他该有耳闻。综合起所有的事情看来，她仿佛忽略了一个重点。

重轩到底是谁？

为何……知道沐持端，仿佛还有一定的交情，而且对雍家的事情如此熟悉，还能将堂堂户部尚书上递给皇上的奏表扣押下来？

自己这位重轩大伯，到底是个什么人物？

镇国大将军——看来雍家当年十分不得了。重轩保不齐当年也是朝中官吏？……而且，要比沐方锦的父亲户部尚书官职还要大。这样想来，说不准重轩后来辞了官，救了雍鸣雁……又收了沐方锦为他治病？这样说起来，一切都能说得通。沐持端只有他一个儿子，只有知根知底的人才敢放心。

原来如此。辛夷脑子里许多纷繁复杂的线，都一一理清了头绪。

雍鸣雁是镇国大将军的儿子……怪不得要与沐方锦断绝兄弟情分，显然他并不知道这份奏表并没有递交给皇上却认准了沐持端是陷害雍家的黑手。他们二人近二十年的兄弟情分……竟然就断送在这一封信上。

想到此，辛夷不免长长地叹了口气，回忆起雍鸣雁，还有他昨夜与她说的这些话，不免脸上一热。她用手背抹了抹脸颊，指骨顺势带过唇瓣，轻轻地擦过。

她发呆时门外突然传来一阵脚步声，接着传来沐方锦的声音，“辛夷……今日好些了吗？”话音未落，有人便毫不客气地推门而入。他一步便跨进屋内，转头见她靠在门边，同样一脸惊愕地看着自己。

“你……你站在这儿做什么……”看见她只穿着亵衣亵裤就跑了出来，沐方锦的目光连忙一闪不敢再看。“怎么不去床上躺着，穿得这样少就下了床，也不怕着凉。”他一边说一边转身想要唤人来，刚开口却被她抓住了袖口。

“不、不用麻烦，我……我回去躺着便是。”她说，赶忙匆匆忙忙地跑回床上，险些被椅子腿绊了一跤，疼得哎哟一声。直到她坐回了床沿，发现沐方锦竟然已经到了跟前，“你……你跟着我做什么？”

沐方锦脸上忽而现出几分无奈的宠溺，“见你跑的样子，跌跌撞撞的，怕你摔着啊。”

她一阵尴尬，赶忙缩回被子里去。“哦……如今已经没事了。”

他点点头，这才拉了旁边的一把椅子坐下，“我今早听师父说鸣雁已经走了？”

“嗯，师父也走了……方才才走的，你们大概是前后脚。”她回答道，“是去追大师兄的……也不晓得能不能将他追回来。”

沐方锦沉吟片刻，“他可与你说了鸣雁要走的缘由？”

“他……”辛夷说到这儿终究还是顿了顿。该如何对沐方锦说，他视若亲弟弟的雍鸣雁要她转告那一句“兄弟之情就此断绝”？

“二师兄……你可知道令尊十七年前与雍家的渊源？”

他神色一滞，随后将眉头快要拧成了疙瘩，“那封信……那封信他看到了？”随着辛夷缓缓点头，沐方锦的脸色也彻底垮了下去。“他是何时走的？”

“……大概是昨日夜里。”辛夷说起来，后颈还隐隐酸痛。

“我本是想将他留下的，你们兄弟二人，再算上师父，好好将事情说明白了，再劝劝他。可……可他去意已决，也怪我没有留住他……”说着，她下意识地伸手，揉了揉后颈的痛处。

见她的模样，沐方锦也好奇地探过头来，“怎么，他将你打晕了？”

“……嗯。”

“还疼吗？你转过身来，我帮你揉揉。”

她赶忙捂住痛处，“不用了！当真不必如此，我随意养几天便好了……”

沐方锦只朝她轻轻一笑，嘴角荡漾着异样温柔的弧度。“小师妹何时学会与师兄客套起来了？这样反而显得生分。”

话都说到这儿，她也不好推托，只能乖乖转过身去，拨开长发露出一截白皙的脖颈。感受到他指尖暖暖的碰触，这样的感觉竟让她带着几分脸红心跳。

“这下手够重的。”沐方锦喃喃道，“他竟也舍得打你？”

“……无奈之举嘛。”她敷衍地回答。而后，顿了顿才又问道：“那封信是怎么回事？旺财拿出来的？”

“嗯。一开始不过是好奇你在那屋子里究竟在搞什么名堂，毕竟头一回一起出来，对你还是有戒心的。”沐方锦淡淡道，“不过后来发现了那封信，才将信交给我的。我也是见那信是父亲的亲笔，觉得奇怪就先带回来了。”

“昨日……你叫师父去，大概就是因为那封信吧。”

他嗯了一声，“我也是好奇十七年前究竟发生过怎样的变故……我从未想过，鸣雁吵着要复仇的人……我们沐家竟然也算一个。”他说到这儿，手上的动作停顿了一下，“师父说那封信，本是父亲想要上报给皇上的……师父将信扣了下来，并指责了父亲不该落井下石。”

“可是大师兄没有听到这些。”辛夷缓缓道，“他怕是已经将你当作是灭门仇

人之子了。”

他放下手，扶她靠在床头的软枕上，“所以他不辞而别也好，想着再不与我做兄弟也好……我都不怪他。”辛夷看着他的脸，竟是少有的深沉和落寞，“可我一直将他视作我的亲弟弟，这十多年来……一直是。”

想必雍鸣雁如此不辞而别，比辛夷更加难过的是沐方锦了。“你说师父能将他抓回来吗？”

“难说。”沐方锦沉吟片刻，“师父的功夫并不在他之上，除非是鸣雁自己想出现，否则……就凭我们几人，怕是根本无法抓住他。”他末了深吸了口气，“罢了，也别想那么多，事已至此，你还是乖乖地将自己养好了，余下的事就全交给我和师父吧。”

“少来。师父临走前，还叫我照顾你呢。”



第五十二章 姻缘终几何

BROTHER
WHERE TO GO?

沐方锦将眉梢扬了扬，“你？照顾我？”随即他轻笑一声，与她凑近了，故意略将眸子一眯，带些撩人的蛊惑，“那——小师妹想怎么照顾我？”

她下意识地朝身后躲了躲，却意识到已然被堵进角落，“罢、罢了！我见你挺好的，能照顾得了自己！”

“那需要师兄照顾小师妹你吗？”

“不、不需要！”

“听清尘说，你起来还没有吃过东西……”他歪过头来，故作纯良的坏笑，这表情就仿佛在说“你要是没吃的话，亲亲二师兄可以喂你吃”。

她周身一个寒战，“现在就吃！”

“这才乖。”沐方锦伸手揉了揉她的头发，“你放心，我不会像雍鸣雁那么不仗义，我会一直宿在西府陪着你的。”说着，起身叫清尘端早饭进屋来，“我知道东府人多，规矩也多。光是母亲那儿就有一大票的规矩，再算上玉遥和灵儿……啧啧，你还是住在西府吧，清净。”

“哦。”她噎了噎，“其实你若是走了便更清净……”

沐方锦回过头来，用难以置信的目光盯着她，“好你个没良心的小师妹，你家二师兄这般护着你，你为何就不领情？现在这时候，除了你二师兄我，谁还能在你身边陪着你？一个人在这地方，你也不嫌寂寞？”

她缩了缩脖子，“倒、倒也是。”辛夷见他一本正经的模样，也不好打击他什么……“只是……”

夫对“只是什么？”

只是感觉我像是被你养在外头的小……小老婆。辛夷想着，周身又不爽快起来，连忙摇摇头，“没什么。我觉得如此甚好！甚好！”

沐方锦笑得颇有深意，足有一种“你若安好，便是晴天”的恶俗感。

自此之后，沐方锦仿佛将西府当成自家的感觉……好吧，本来就是自家。虽说每日宿在西府，同样，每日的工作也都要在西府完成。要不怎么说沐方锦就是个操心的命，人家皇上本来就说了将他提到御史大夫的位置，就是为了让它能够安心心地炼制金丹，这下好了……反而倒像是本末倒置了似的。

当然，这自然还不是亮点，亮点是那厮可以一边飞快地批阅卷宗，一边与辛夷谈论钟陌写的《官员调查录》。

辛夷原本是由三殿下推荐入宫陪侍念瑄公主的，可这些日子因辛夷家中的变故，世泓也不好让她再进宫去。算着念瑄公主已经到了婚期，等到嫁人后，更没有后续了。辛夷每每想起，总会好奇一会儿她那位驸马爷到底是个怎样的人。

至于那位二殿下，正是因为她那张开了光似的破嘴，发生冀州一事，皇帝也有了点忌讳，回京之事再没人敢提起，也就不了了之了。

至于已经故去的紫珠，本来在冀州瘟疫风波过去之后，沐方锦想过要陪她回冀州一趟，但到了最后辛夷自己打了退堂鼓。本来雍鸣雁离开冀州的时候就已经过了头七，等到回来京城将骨灰交给她的时候，已经二七了。

佩兰已经将珠儿送到了她身边，辛夷若是回去，岂不是一样辜负了佩兰的心意。唯有时间才能抚平内心的伤痛和悲哀，既然如此，辛夷回去见到了弟妹……一样是徒增伤感。

沐方锦领会她的心思，便也不再劝她，只是帮她将装着骨灰的小花布袋供在一个小神龛里，让她时而能过去敬香聊以祭奠。

不管怎么说，沐方锦如今讨人嫌的劣习算是去掉了一半，勉强算得上贴心。知晓她不愿出门见人，便连带她去东府的机会也少了些。不过原玉遥不拘礼数，倒是常来西府看她。二人也能聊上几句，辛夷顺便还能再为李沉与她牵线搭桥。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转眼过去一个月有余，辛夷的状态也算从打击当中恢复过来，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是原地满血复活。

这一日的西府，忙忙叨叨跑来的贺之皋带来了一份喜讯。正是关于他大舅哥和沐方锦表妹的喜事，此次前来，正是给二人转交喜帖的。

这个速度着实够快，让拿到喜帖的辛夷有些发蒙。仿佛她给田公子出谋划策去相亲就在昨天似的，一转眼数月过去，二人当真要喜结良缘了。

“辛夷姑娘，那日你可一定要去！我大舅哥可是点名道姓的，说是一定让你去给捧捧场。”贺公子自然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就算这喜事跟他大概只有五毛钱的关系，他的精神也一样爽快，“话是怎么说的……你可算是他们二人的媒人呢。”

辛夷低头看看通红的喜帖，忙跟着浅浅一笑，“这是自然了，这可当真不算我吹牛，若不是我知道程小姐爱好什么，你那大舅哥还真没准求不上这婚呢。”

听她这么说，身旁的沐二师兄十分不领情。他与贺之皋互看了一眼，讪讪地笑道：“哦，小师妹如今不给人算命，预备去当媒婆了？”沐方锦说至此，轻笑一声，“赶明儿我叫人给你找份官媒的差事当当？”

辛夷白了沐方锦一眼，好在畅快的心情还在。“贺公子你就放心吧，到时候我一定去……呃，我还需要给红包贺喜吗？”

“你以为？”

辛夷的脸色瞬间不太好了，直到贺公子说了“辛夷姑娘的礼金由我贺某来出”这句话，面色方才稍解。

贺之皋刚与辛夷二人寒暄几句，又要急忙赶回刑部赴任。留下二人看着手中的喜帖面面相觑，“唉，竟连冬儿也要嫁人了。”沐方锦此时摇头晃脑地感叹了句，转头就要进门去。

辛夷见沐方锦走了，也不一人在门口傻愣着，连忙快走几步跟上他的脚步，“二师兄呀二师兄，看你当时将你这亲亲小表妹给甩了，如何……看人家嫁人了，心里是不是很不是滋味儿呀？”

他回头瞟了辛夷一眼，轻笑道：“你还别说，这倒真没有。”

“口是心非，谁晓得你是不是打碎了牙还往肚子里咽。”她故意走得快些，几步便赶到他前面去，“表妹嫁人了，看你以后不孤家寡人一个！”

“可没有你这么咒师兄的。”沐方锦虽是如此说，可眼神里依旧带着笑意，“你这诅咒也忒恶毒了些，谁不知道你那嘴跟开了光似的，一说一个准。不成不成，师兄可不能孤家寡人……少说也有师妹你在呢，师兄怎么说得上是孤家寡人呢？”

“你看，又和小师妹开这种不知轻重的玩笑。”她回头调笑，正撞上他温润的目光。

“说起来，冬儿仿佛派人去过东府，说是想要在婚前再见到你。怎么……你与她何时成了朋友的？平常不说，到了结婚的时候，才被她这么指名道姓地叫去？”他说到这里，嘴贱地补充了句，“该不会是欠着我那小表妹什么吧，让她不见你，连嫁个人都不安心？”